



绘图 雅琦

水果糖

□华杰(新疆阿克苏)

廖天十岁那年,上小学三年级。

梁花花是廖天的母亲,是个疯子,大部分时间都披头散发地蹲在昏暗的小屋里。

廖正凯是廖天的父亲,参加解放战争时被国民党的炮弹炸断了一条胳膊,因此干着全村最轻松的活,空袖筒上戴个红袖标,在村东头大树下站岗。

廖正凯的邻居曾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,姓杨,喜欢穿旗袍,绣花鞋。村里人当面叫她洋太太……

廖天放学后喜欢一个人到水塘边捅蚂蚁窝,往老鼠洞里灌水,直到大喇叭里传来廖正凯“天天,吃饭啦”洪亮的召唤声,廖天才捡起书包往家跑。

廖正凯在吃晚饭时严厉地警告廖天:“记住,以后放学早点回家!”

“你不在家,我一个人害怕!她头发那么长,指甲那么长,像个鬼!”廖天紧张地说。

“胡说,她是你妈!”廖正凯有点生气,语气又重了些,随后又补了一句,“我明天把小屋门锁上。”

“我可不可以到洋太太家去写作业?”廖天抬头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父亲。

“不行,不许到她房子里去,咱家要和她家划清界限!”

在学校里,廖天习惯了“疯子的儿子”的称呼,反正他知道自己还是“英雄的儿子”。只是他弄不明白,为什么战斗英雄会娶一个疯子。如果隔壁的洋太太是自己的妈妈该多好!

经过洋太太家门口时,洋太太叫他:“天天,过来,我给你吃水果糖!”

“我得回家写作业!”廖天嘴上这样说,心却被诱人的水果糖味吸引着,迈进门去。

“来我这儿写,和我说话!”洋太太说着拉开抽屉,捏出几颗水果糖。

洋太太剥了一颗水果糖塞进廖天的嘴里,问:“天天,你喜不喜欢我?”

廖天点头得像鸡啄米:“喜欢,喜欢,可是我怕我爸打我!”

“这世上说喜欢我的人,也就是你了!”洋太太紧紧搂住了

廖天。

“你儿子呢?”廖天纯真的地问。洋太太愣了一下,开始一件一件叠衣服,尽管有的洗褪色了,可还是很漂亮:“我儿子和你一样大的时候,被他爸爸带着去了台湾,后来再没消息了。每次看到你,我就会想起他。”洋太太用绣着花的手帕抹眼泪。

她轻轻摸着廖天的头,身上的香味直往廖天鼻子里钻,廖天当时真想叫洋太太一声“妈妈”,但还是抓起桌子上的作业本和剩下的水果糖飞快地跑回了自己家。

小屋的门上果然挂了一把锁。

廖天无心写作业,就贴着小屋的门缝往里看,母亲蹲在墙角,头发凌乱,像在唱歌,又像在哭诉。廖天把口袋里的水果糖掏出一颗从门缝处塞了进去。

因为有水果糖的诱惑,廖天常常放学后先到洋太太房子里待一会儿,回到家就从门缝处往小屋塞进去一颗水果糖。

有天晚上,廖天梦到自己站在大桥上往下撒尿,憋醒的时候就赶紧往厕所跑,结果看到一个男人蹑手蹑脚地从洋太太房子里出来消失在夜色中。尽管从背影看不出是谁,但那耷拉晃动的空袖筒是廖天再熟悉不过的了。

廖天再也没有迈进过洋太太的房门半步,倒是从房顶上往洋太太烟筒里扔过几次石头。

母亲弥留之际,廖天小学还没毕业。他第一次走进小屋,站在母亲床边。母亲一把拉住他的手,他没挣开,母亲挣扎着从枕头底下摸出几颗水果糖放在他手心。

给母亲送葬那天,没有人为此悲伤难过,廖天也没哭,只是偷偷把那几颗水果糖撒进了墓坑。廖天后来考上了外地一所大学,毕业参加工作后就再也没回过家,包括父亲病故。

很多年以后,廖天开始后悔,自己应该回家看看父亲的……

小小小说超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

王乡长的婚姻

□黄旭华(新疆喀什)

在王乡长还是王小六的时候,有天晚上,也许是因为月色太迷人,他稀里糊涂地就跟村里那个叫小花姑娘好上了。

第二天,小花的哥哥就集合一大帮亲友踹开了王小六家的门。几番连哄带骗甚至恐吓之后,势单力薄的王小六败下阵来,只好委曲求全、别别扭扭地与小花拜堂成了亲。

王小六婚后的生活苦不堪言,小花不但是个大麻脸,上不得厅堂人不了厨房,脾气还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,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要一把抓不说,对王小六也是吆五喝六的,俨然主子对待奴仆。

后来,王小六调入乡政府工作,小花也丝毫没有收敛,人前人后依然大呼小叫,一副霸道做派。无论老婆如何胡搅蛮缠,王小六都嬉皮笑脸,小心翼翼地赔不是。周围人看在眼里,都夸王小六度量宽,跟这般的极品媳妇都能相处得很好,跟别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
于是乎,王小六的仕途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后来小花出了车祸,成了植

物人,王小六依然不离不弃悉心照料,更是感动了很多人。

十年又十年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王小六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坚守下,奇迹出现了。小花不但苏醒过来,逐渐康复成一个正常人,性格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变化,变得温柔贤惠,对王乡长百依百顺。

据说去年九月,王乡长竟离婚了,才过了三天,他就迫不及待地娶了一个娇滴滴水灵灵的少妻。所有人大跌眼镜,集体蒙圈。

有人猜测王乡长是在长期的精神虐待下成了受虐狂,一天不挨骂心里就不舒坦。有人猜测王乡长怀疑妻子的突然转变缘于借尸还魂。也有人猜测王乡长已经年过半百,过了升官的黄金年龄。更有人猜测王乡长是突然想通了,觉得与其窝窝囊囊为别人而活,不如潇潇洒洒为自己而活……总之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本来嘛,这世上很多事,有时候就连当局者也说不清道不明,何况是旁观者呢。

番茄炒蛋

□雁安然(四川巴中)

番茄炒蛋,在一堆海鲜河鲜野味王八里,显得太轻,又太重。

就在刚才,陈局长笑眯眯地说,撤几个菜,别太浪费了。

张秘书修长的手指,在粉色的菜单上划来划去,按说这道番茄炒蛋,是最不搭,也最该撤下去的,但它是谁点的呢?

张秘书的目光在饭桌上的几个人身上转圈,想不明白,这些混成老油条的人,怎么会出这种洋相。

刘副局长嗜海鲜如命,只要出来吃饭,一定会点海鲜。可最近他就要提拔了,会不会突然改变口味?

杜副局长爱打猎,以前聚餐的时候,总爱贡献点儿野味,不过今天的野味可不是他提供的。他马上要下派,这是不是他的一种态度?

马主任喜欢钓鱼,还在菜地里专门辟了块儿地,养鱼养王八,他会点番茄炒蛋吗?

陈局长为人随和,不挑嘴,虽然临近退休,但政协委员的位置早就给他空出来了,他怎么会点这道菜?

张秘书想了想,把天麻炖乳鸽划掉了,这是他点的菜,最近太忙,头有点儿不舒服,老婆说多吃天麻有好处。

上菜的速度很快,一会儿桌子就铺满了,番茄炒蛋就放在正中央,跟花蕊似的。

众人觥筹交错间,一盘番茄炒蛋很快就见底了。

站在一边的服务员这才想起,这道番茄炒蛋是隔壁桌点的,自己刚才把菜单写错了。

算了,反正他们也挺爱吃的!